

民國史料叢刊

294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・抗日戰爭

抗戰第一年（下）

 大象出版社



K258.06

3

(294)

民國史料叢刊
294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・抗日戰爭

抗戰第一年（下）

 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民國史料叢刊／張研、孫燕京主編

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9.2

ISBN 978-7-5347-5439-5

I. 民… II. ①張…②孫… III. 中國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國

IV. K25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09) 第0222264號

民國史料叢刊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政治·抗日戰爭

總策劃 耿相新

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

封面設計 劉冬王

出版 大象出版社 (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)

網址 www.daxiang.cn

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：0371-63863551

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

印張 13.25

總定價 180000.00元

若發現印、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

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(010) 67889166

王叔明編

抗戰第一年(下)

第六篇 西戰場第二期

第一章 從平型關到娘子關

第一節 八路軍大戰平型關

第一段 大戰平型關

一 平型關戰前行

了！
天鎮陽高不守，大同只好放棄，所謂雁北十縣也只好放棄，關起門來死守，無法統治牠

山西早就中國的模範省，閻百川先生最近在前方猶寄語後方：『將來各省要模範我們，救亡運動公開發蹟最早的太原，不時街頭上傳來雄壯的救亡歌聲外，在戰爭中我沒找到一股偉大的民衆力量，敵機夜襲太原，一樣有漢奸放信號槍。』

政治趨向新的太原，新聞統制比別處還嚴厲，把消息瀰得一點精華沒有。

守雁門關，是閻百川先生的傑作，但是新聞記者會找問題，對雁門關至娘子關一千餘里的

防線，那一處是敵人的攻擊點，預先不吉利的研究討論起來，徐向前、蕭克兩位先生就心繫靈邱間的平型關，徐向前先生是五台山人，這一帶地方有過他的戰鬪史，所以他對這裏地形特別熟悉。

「九一八」的前幾天，蔚縣、涞源、廣靈和渾源都落在敵人手中，只有靈邱還是我們的，但是總免不了發生問題。平型關上的戰事，可以預定的，而且定是繼南口之後最壯烈的一幕，這樣的形勢下，平型關我是非去不可。

「九一八」紀念日的侵晨，我踏着五天前走過的路，倒退走上大營去，山西盆地上的景物依舊，可是雁門關外卻是另一種世界。在南口爲國犧牲的英雄，今天他們的靈魂，我想比我們要沉痛十倍！

這是一個大的戰爭，一切交通工具，都歸納到戰爭裏去活動。但是有許多汽車來的或去的空着開，運輸機構沒有一點組織，傷兵或傳送緊要公文的傳令兵，要求搭坐，車夫驕矜地飛快的空車開走，好像他負了什麼萬急的任務。

由蔚縣退下來的××部，偏偏與我相遇於途，因爲涞源路斷，所以取道山西轉赴津浦路，行程相當遠，可是他們卻很幸運，每個兵都有一匹馬或一匹大黑驃騎，還跟着幾十輛三套驃子拉的大車，後面還扣着三匹或二匹預備替換的牲口，車上除了很大的鋪蓋捲外，沒有一些軍實用品。這許多的車驃，都帶有游牧的风格，可是看不見一個民夫在服役和經管着，被雨

打濕了的路面，經過這許多車輛壓出兩條很深的轍路，本來不好走的公路，越發崎嶇了。我們的飛機，翱翔雁門關上空了，恢復了我們在太陽下行動的自由，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了寄托，放射着歡悅的眼光，向低飛的我們的神威的空軍行注目禮，表示歡迎！

第一天敵機各處亂炸，沿路賣小吃的商販也逃得不見踪跡，冒着炮火旅行的行客，受到極大的困難。小鎮小村如此恐慌，大的繁峙也一樣沒有市面。九月十九日午時城裏大街上一所破的戲台前，站着幾十個民衆聽縣長報告前方消息：

『——廣靈給我軍克復了，你們不要聽信漢奸的造謠。』

這是官方確息。但是我到大營聽到敵人由廣靈方面向我軍進攻。

『有車的不拿出來供差役，就是漢奸，你們可以把他們捉來，當漢奸辦。』

出了繁峙城，向東北走，與五台山成平行。因為前晚上下大雨，五台山的最高峯堆起一層薄雪，似乎向前方戰士送信，寒冬將到了。快些準備棉衣，否則幾屆中秋，怎會早早戴起白帽子呢？一片青綠的山野，有一個白的山頂來陪襯，更顯得自然的美麗。

到了大營，大營鎮的九十四軍郵業務局局長濮存宏君，他是我們大同退卻中的患難朋友之一，仍於戰地再遇，而又逢中秋佳節，他特別歡迎，同時還有五位新由失地退出的軍郵工作人員，他們自己要求分發到第二戰區工作，他們在上海舒服慣了的，但是都很勇敢的在炮火連天的前線，傳遞與戰爭有關係的機要公文和戰鬪員的家書，不聽到敵人的炮火不離開工作，張家

口退卻時有一位郵差被敵人打死，行李丟完，夜間一條氈子或者一件大衣當被蓋，他們都是很高興的。

他們在前線工作，神情的興奮，好像戰爭獲得最大勝利，歡喜非凡，希望把六年來寄不出的信件，隨軍送出山海關，可是舊的沒送掉，倒反積存起許多新的無法投遞信件，同時大營是軍郵遞送的終點，渾源、廣靈、靈邱等縣的郵件，都退到這裏來，還有許多找不着位置的軍事郵件，夠上海風度的少年局長煩麻了。因為我們的作戰部隊，不知道戰區的郵政局軍事化了。大營去平型關有三十餘里，平型關沒有部隊駐守，聽說高桂滋先生在趙壁村，離大營九十里，和去平型關同一路線，不過不出平型關出關溝，一條去靈邱的公路也是由平型關後面出關溝，翻開普通地圖看，平型關是軍事重地，但是自從有了公路後，平型關的重心，實際上移轉到關溝了。

我騎着小毛驢走在這條相當平坦的公路，覺得非常寬敞，只遇到二輛軍用載重汽車，因為火線沒逼近此地，所以還能看到安靜的鄉村秩序。

我的驢子，兵站上代我雇的，同伴而兼嚮導的王參謀，騎着一匹老馬在前面走，驢子怎麼趕得上，空氣甚為沉悶，驢夫猝然問道：

『大爺！早晨你吃飯沒有？昨夜區公所發給我們一升小米，五個人喝了一頓素湯。』意思向我要飯吃，農家習慣，早晨必須吃飽了纔工作，如今要他「枵腹從公」，自然要提出質問。

也許他看我不是軍人。

於是他被我注意了，和他談家事。

他兄弟兩人，哥哥是傻子，近頃的田地，都靠他一人耕種，年將而立，都沒娶媳婦，七十多歲的老娘做飯給他們吃。他上鎮糴黑豌豆，半路被拉去應差，這頭驢子出二分利，借了五十元買回種地的，他的老娘聽說他被軍隊拉去了，日夜哭哭啼啼不吃飯，像瘋子一樣，他說：『大爺！把你送到了，求你寫個字放我回去看看我老娘吧！』

我接受他的要求，他有點不相信，又重複要求：『請你寫個子，好不再給他們拉去。』我非常愛惜他的驢子，牠雖然落伍，我也不忍心鞭策牠快走。

走上山坡，一輛小汽車追上前去，但是坡大車老，需要休息再走。有兩位軍官下車，我棄驢跑步前去，投刺請教，希望在他的談話中知道一些前方消息，他們也是去高桂滋那裏代表孫楚軍長傳話，有一位問：『假使出了危險，你們報館裏負責不負責？』意思是懷疑我們的問話，我遇到不祇一次了。

循着山坡走，就是關溝，向東翻過山頭，即平型關。東跑池就是這裏，往後看第四個山就是西跑池。東跑池右面的高山尖，就是一八八高地。

長城傾圮不堪，大致留着一點痕跡，東西向的睡在山石裏。山勢非常單薄，有山西軍人在鯽魚背式的棱式線上新構工事。目標太暴露，一礮打來是無

法抵抗，對於工事構築的地形和式樣的選擇，太欠研究！

更令人不解的，這樣重要的地方，臨時纔來掘工事。由國庫領來數目甚鉅的國防費，究竟放到那裏去了？假使說放到天鎮，那麼這一次天鎮不守，一半因為工事不合於現代戰爭需要，假使說放到雁門關，雁門關本來險要，再加修大工事，那是錦上添花花了。況且過去內戰，都由平型關進山西，怎麼會忘記了呢？

二 趙壁村前線的一夜

出了關溝，情景就不同了！

修築在山坡上的村落，已經打過了，尙未打過的莜麥，凌亂的散在各處。菜籽在地上經過雨水的浸潤，已發了芽生了葉，又回返到牠的童年時代。遭遇到極大的變亂，纔如此淒涼。不少的汽車夫要在一家院落內做麵片、煮馬鈴薯吃，水無法解決。走到盡頭，一位老年人哼着微弱的喘息，他自稱已八十餘歲，三天沒有喝水，平素他們怎麼生活的？我沒時間來追究他。無人的地方，一切東西可以隨便分配，田裏的高粱黃豆，馬夫把牠拔來捆載去當馬秣，他們不想想明春的食糧就是牠。

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婦和一位中年婦人，我奇怪他們所帶的東西；一隻大水缸，男的馱着。二隻瓦盆，一套小蒸籠，一小捆破絮，她們二人分拿着。我問他們到那裏去：他們說『逃難去！』

公路轉入深而狹的山窪裏，在一個轉角處放着三四十個地雷壳。

走完了山溝，穿過一座村子，公路就沿唐河前進。這時有三隻飛機向北飛去，到河南鎮要和公路分家時，有一隻飛機向南飛回去，向北行，渡過唐河。先走鄉村小道，再越過兩大河流冲刷成的高原，然後溯滹沱河上游，將近恆山南麓的莊子，就是趙壁村。

太陽下山了，趙壁村附近的向日葵，都轉過頭來，朝着東邊等待明天的太陽。山上茂鬱的翠松，和橫嶺城一樣可愛。

高桂滋先生在懷來湯恩伯先生處分別後，至今剛剛一月，見面後傾談一月中西戰場的變化，說來不勝感慨！

早幾天的渾源廣靈方面的退兵，經過這裏，把趙壁村的民衆都嚇跑了。高桂滋的司令部移駐此地，沒有一個民衆，感到很不方便，軍隊不能離開民衆的。於是派副官出去尋他們回來，尋了三天，找回四五十位壯丁，組織一個村公所來應差。只是應差，不要他們供應，先借給他們幾百塊錢做資本，開設消費合作社，大多關於嘴上的消費，市面慢慢有點轉機了。

×××師退出了察哈爾時，在沙城打過一仗惡戰，開到晉北，在火燒嶺上激戰二日，傷亡很大，陣線沒有動搖，當時的陣勢，我們可以把渾源廣靈做中心，說出一個大概來。渾源在廣靈之西，火燒嶺在渾源右前方，是×××師的陣地，廣靈東面的洗馬莊，是×××師的陣地。因此火燒嶺與洗馬莊成一個北到東的半弧形，廣靈南偏左是直峪口，直峪口之南是靈邱，渾源

南偏右是上林關，上林關後面是海子，海子後面是趙壁村，趙壁村在靈邱西的左前方，相距四十餘里。

敵人在八月十二日攻擊火燒嶺，不得手，十三日向右迂迴攻擊洗馬莊， $\times\times\times$ 師不支而退，敵直逼直峪口， $\times\times\times$ 師整個被包圍，不能守火燒嶺，撤守海子，與直峪口對峙，司令部設在趙壁村。

我們講着火燒嶺所以退的原因時，前方旅部來電話報告：『我們三架飛機在敵方陣地偵察掃射，一架飛行太低，被敵高射機關槍射中油箱，降落我方陣地，一戰鬪員乘降落傘安全落下，已派兵護送師部。』那位駕駛員的生命是否安全沒有說到，我們非常掛念他，我們在西戰場上初次聽得我們的飛機向敵人襲擊與出險。精神上起了兩種感應，興奮與惋惜。

『我們勇敢的空軍戰鬪員來了！』高軍長很遠的去迎接和慰問，他叫麥振雄，廣東人，能說可以聽懂的北方話。

他很慶幸而興奮的說了許多我們空軍可驚可喜的事蹟，但是他沒有到過北方，對地理不甚熟悉，所以說不出他們掃射敵人的地方叫什麼名稱。敵人都沒戴帽子，四架機關槍在飛機上，飛過來飛過去的掃射，能幸免的很少。他說到這裏更興奮了，明天要趕回隊部繼續工作。

外面的電話機上傳出了靈邱失守的消息，靈邱在趙壁村的左後方，這樣又來了一個包圍。降落下的飛機，已被敵便衣隊破壞，飛行員沒有遇害，回來了。

通知前方部隊趕快撤至最後防線——圍城口到平型關。

三 圍城口戰前行

圍城口這條路，事前沒有打算走。

原來計劃到了趙壁村，去前面二十里遠的××師正面陣線視察後，向右翼前進，至××師的陣地，獨立第×旅的陣地，我想親眼看看山西隊伍究竟打的怎樣？看完他們，再去×路軍的游擊戰區，參觀在國內實習了十年的游擊戰。

蕭克先生明白對我說過：『一般人都把我們看作三頭六臂的天神天將，其實我們和常人一樣，兩手兩足，不吃飯肚子餓，不過，我們可以自信的，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，對抗日戰爭抱定犧牲的決心，發動我們有把握的游擊戰，但是必須有決心犧牲的主力與我們配合，因此要訓練我們×路軍能陣地戰，纔能充分發揮我們抗日的力量。』

二十日晚上靈邱陣地已有變動，朝前走的我，馬上變為向後退。

二十一日的晨間，趙壁村村公所的壯丁，把借給他們開消費合作社的資本送回副官處，是很厚一堆法幣，表示趙壁村軍民合作關係的斷絕。

大家知道要向後開拔，很早的吃飯。馬匹都拴在外邊，一切的神色都可看到動的形態來，副官傳令兵是這個場合裏最活躍的人物，同時也是最辛苦的人物。

不是急行軍的退卻，所以動作中沒有一點慌亂，一條人和馬的行列走出堡子的西門，可以

數得清的尋回來的民衆，斜依在門框上目送我們，他們只懂得開走，不知道什麼退卻，更不會知道我們走後是什麼人來。

這次是對外公戰，平綏線上的退卻最多，每次大的退卻中都有我，我沒有看見一次在軍隊裏有民衆跟着退卻，敵人來了什麼都方便，我們希望政府趕速對因戰略關係，不得不退的戰區有個事前的處置，寧可忍痛犧牲，不教敵人有利用我們錯誤的機會。

我們走近路，有時在乾河床裏走，有時越山梁，跨上馬背，除非馬走不快，否則沒有願意落伍的。昨夜的空軍戰鬪員麥振雄先生，他坐飛機比我們有經驗，可是騎馬不及我們了，一匹忠實的馬，牠似乎也知道我們空軍人材的寶貴，很小心的駝着麥先生走。

究竟是山間僻道，來往的人少，莊子顯得很安定，不像我昨天在關溝外面一個小村裏，要煮一點稀粥的小米都買不出來。

路面窄得只能踏兩隻馬蹄，一匹跟着一匹走，不容你搶前，也不容易落後，爬上山頂，前後左右，山陵縱橫，可是沒有一個堪充要塞，屏障平型團城兩口，臨高瞻矚，趙壁村前山上的松林與我們對峙，大家回轉頭來作最後的盼顧。

山坡上的農作物，都到了收穫時期，只有黃豆還嬌嫩不老，可是不知那一天的電子重重的把牠們打了一頓，個個受了重傷，睡倒在田裏。

橫渡滹沱河，慢慢的又走入窄山路了，天下雨，雨點打在扣馬韁的手背上，積成一股小

流，水流進袖口裏，忽而又紅紅的太陽照着銅板大的雨點打我們，半空中的雨線，像萬條銀絲下垂，煞是好看。

翻上一座大山頭，接着就是下坡上坡，坡上的缺口處，有像城門的小屋和牆墩，左右的山頭上還可以看出不整齊的長城來，這個地方就是團城口。當我們將上坡時，山頭上牆墩上站起了幾個守兵，喝令查問，我們停止前進，派人去答話，兩個兵向旁邊站開，我們繼續上坡，假使我們是偷關的敵人，這不到十個的守兵，都可以成爲我們的俘虜。

地勢並不算惡劣，但是仍舊是多年前的老樣子，這是黃河北岸雁門天險的一段，轉眼就要用到它，我看了以後，真惜雁門天險，因爲這些小口子足以破壞牠的令名的。

下了山，出了山溝，我們的馬就在去靈邱的公路上馳騁了。

預定的住處是楊家莊，在軍用地圖上看得很大，到了實際一看，是五六十家組合的小莊子，要找大一點的村莊，纔能容納下高軍的司令部，副官們另外去找，我們在此休息，向百姓買西瓜解渴，百姓說：『沒有』，再三說明給他錢，纔回去抱了兩個小西瓜，他恐怕隊伍的人不好侍候，先說『沒有好的，沒有好的』，不管他好壞一角錢一個，再向他買，他抱出四個來，仍是一角錢一個，他覺得太多，要退還我們。這裏我覺得接近民衆，先要使民衆相信。

移駐新防地，房屋的選擇和分配，都是副官的事，決定了以後，各部門的人，照着指示住

進去。

『這下可以休息休息，把騾子馬餵餵吧。』高軍長還未去下台堡時這樣說。

下台堡離大營十里，離圍城口三十餘里，離東跑池二十餘里。

四 高軍×師殘兵血戰全線

大家給戰爭累了，不是他們怕戰，實在是不澈底的戰爭，不能給他們痛快拚殺的機會。下台堡是最後一條防線，再退沒有退法，在這裏總可以住上十天半月，抽個空兒好寫封信到家裏去，使父母妻子不要掛念他，戰爭不完，就是不死也不能回家的。

八月二十二日一天沒有戰事，各部隊纔撤退齊，在圍城口一帶布置新陣地。

這個戰場的地形，我可以簡略說出牠的方位來，要問準確與否，我沒有測量過，且以南北間的平型關為中心，關溝在平型關北，稍偏東，距離約十里左右，圍城口在平型關西北，距離在四十里上下，成一個銳尖角形，東西跑池就在這個尖角形裏。

東跑池在公路旁，只有三個高山頭，近公路一個最高，軍用地圖上稱謂：「一八八零高地。」中間一個比較低些，第三個和一八八零高地差不多高。可是山頭有剪刀形的缺口，這個缺口前面有一條黃土梁，好像桌子旁邊有張椅子。

當時防務的分配是這樣的，圍城左翼五合口以西是×××師，圍城口以東正面是高軍×××師，右翼由公路起至平型關是晉軍×××師，獨立旅××旅，仍舊是火燒嶺的原陣容，敵人